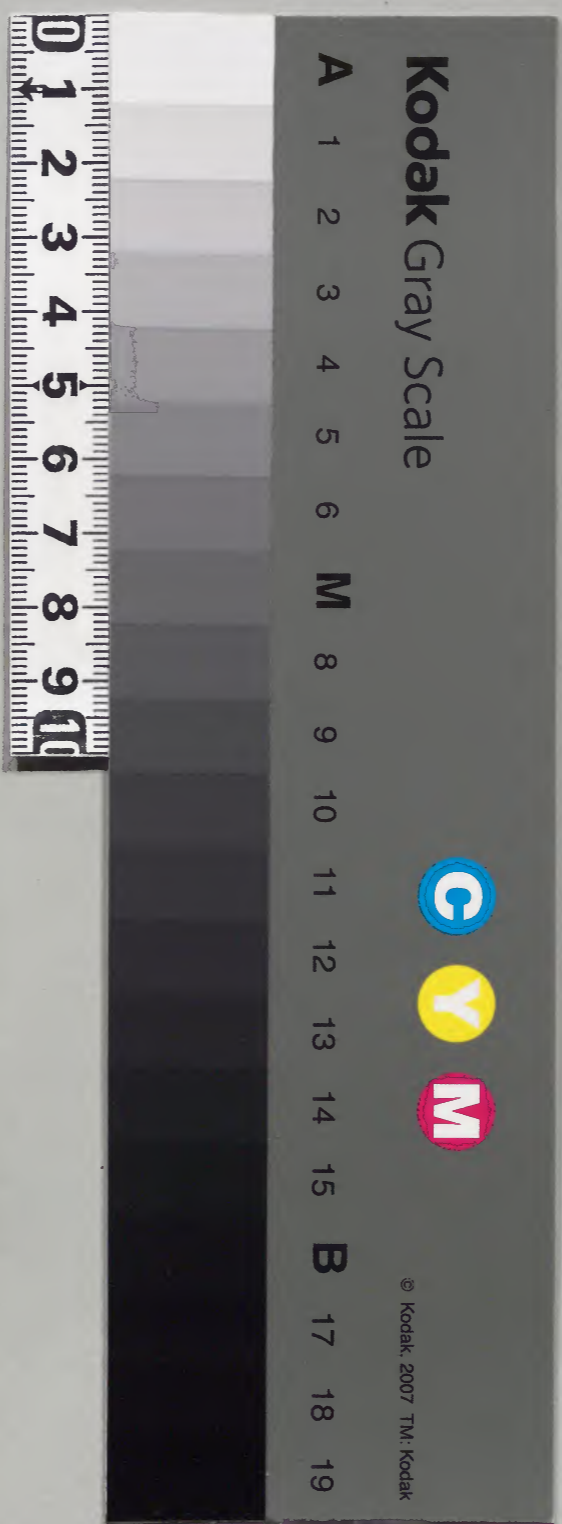




漢書
卷之九十四
地理志第八

漢書
卷之九十四
地理志第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5
冊數	4 (1)
函號	299 85





開闢錄序

昔我新安夫子倡明聖學於天下。時則有若陸氏兄弟。浙之呂陳亦各以其學並馳爭騫而號於世。陸則過高而淪於空虛。浙則外馳而溺於卑陋。夫子懼其誣民而充塞仁義也。乃斥空虛者為異端。為禪學。為佛老。卑陋者為俗學。為功利。為管商。辭而闢之。以開聖道。而正人心焉。而其憂之深。辨之嚴。任之重。渙然見諸遺書。與自以承三聖者。夫豈有所異哉。世衰道微。士膠見

淺草文庫

聞至於身蹈浙學而猶知其卑陋不敢昌言以告人於陸則謂之晚與夫子合爲夫子之所集甚則謂能掩跡夫子追蹤孟氏樂道而北面之流弊不息以迄於今茲是蓋不察夫子開闢之旨而爲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所惑也噫聖學之不能明於世也其基於此歟曠也幸辱生夫子之土壤而獲世守其遺書乃敢妄以開闢之所寓者類聚之而浙則附焉以爲爲學標的求無惑於他岐云爾若夫秉夫子之旌旗搗陸

氏之巢穴以收摧陷廓清之功則有望於任世道之責者

正德乙亥四月既望新安程曠序

語錄

附 呂東萊與邢邦用書

與王子合書

淳熙乙未六月

答張敬夫書

淳熙乙未

附 東萊與陳同父書

卷第三

答陸子壽書

淳熙丙中

卷三

答葉味道書

二

語錄三

淳熙己亥三月

卷第三

答呂伯恭書

淳熙己亥十月

答曹立之書

淳熙庚子

答呂伯恭書

淳熙庚子三月

答林擇之書

與吳茂實書

答呂伯恭書

淳熙庚子六月六日

答曹立之書 淳熙庚子

祭陸子壽文 淳熙庚子十一月

答呂伯恭書 淳熙庚子

附原書

答呂伯恭書 淳熙辛丑二月

附東萊撰子壽埋銘 淳熙庚子十二月

跋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二月十日

語錄二

附講義

答符復仲書 未下書

附子靜書

卷第四

答呂伯恭書 淳熙辛丑四月

答語錄三書

附子靜祭東萊文 淳熙辛丑十一月

答項平父書 淳熙壬寅

答項平父書

答趙善舉書

答張敬夫書二

答黃直卿書

卷第五

曹立之墓表

淳熙癸卯五月

答劉晦伯書

答諸葛誠之書

卷第四

答項平父書

附子靜與朱子書

答滕德章書

答劉子澄書

淳熙甲辰正月

答滕德粹書

淳熙乙巳

與劉子澄書

淳熙乙巳

答陳膚仲書

答語錄

論浙學書二十七章

卷第六

寄陸子靜書

淳熙乙巳七月

與劉子澄書 淳熙乙巳七月九日

答劉公度書

答林擇之書 二十

答胡季隨書

答陳正巳書

答陸子靜書 淳熙丁未

答陸子靜書 淳熙丁未五月二日

答語錄四

大學或問

附子靜答書

答程正思書 淳熙六年五月十四日

答趙幾道書

答周叔謹書 淳熙九年三月

語錄

答呂子約書

答項平父書

答石應之書

答沈叔晦書

答潘叔昌書

卷第七

答陸子美書

三

三

題太極西銘後

淳熙戊申三月

答陳膚仲書

答陸子靜書

淳熙戊申正月十四日

附子靜書

答陸子靜書

淳熙戊申十一月八日

二

附子靜書

紹熙庚戌

答俞壽翁書

答黃直卿書

答程正思書

答邵叔義書

答程正思書

附子靜書八

語錄

附子靜書四

答陳君舉書

答語錄

附君舉書

卷第八

答劉公度書

附子靜答胡季隨書

語錄三

紹熙壬子十一月八日

答趙子欽書

語錄二

答吳伯豐書

答鄭子上書

答或人書

答方賓王書

語錄

附草廬吳氏序象山語錄

答項平父書

紹熙壬子

答胡季隨書 紹熙壬子

答吳伯豐書 紹熙壬子

答林謙之書

卷第九

語錄

答趙然道書 紹熙癸丑

答詹元善書 紹熙癸丑

答蔡季通書 紹熙癸丑

答許教書 紹熙癸丑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紹熙癸丑九月朔日

答汪長孺書

語錄二

答姜叔權書

語錄

答劉公度書

語錄二

答包顯道書二

答包詳道書二

答包敏道書二

答劉定夫書二

語錄二

答傅子淵書三

答潘子善書

語錄二

答李好古書

語錄二

答劉季章書

語錄二

語錄

答孫敬甫書五

語錄

答孫敬甫書

附勉齋黃氏撰朱子行狀

卷第末安公宋端

宋史理宗紀

資治通鑑綱目

草廬吳氏送陳洪範序

道園虞氏撰草廬行狀

卷劉文安公宋論

薛文清公讀書錄米干行狀

丘文莊公經進大學衍義補

二

丘文莊公世史正綱

會試策

鄉試策

莊定山詩

會試策

問
答
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
瞳按。朱子之論陸學。始終言同無垢。故附此序於卷首。以諗觀者。

答呂子約書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為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書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

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出。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存舍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

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此楚東風之果。味於誠。誠則

曠按。以止三書。朱子未識。陸氏時語也。

陸氏爲學之弊。朱子衛道之勤。已見於

古今。此矣。其曰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內

心。與外兩進。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

出。其必相傳進步直訣。操存舍亡。則朱子修德

必。其必凝道之功備矣。曷嘗他日待識子靜而

後始尊德性。如後世學者之論哉。

鵝湖寺和陸子壽韻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碧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陸按朱子祭子壽文曰念昔鵝湖之下

實云識面之初子靜與朱子書曰昔年

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鵝湖則朱

輒也陸在鵝湖之前未識面也詩云別離三

載者指東萊子澄歟

附原韻

孩提知愛長知欵古聖相傳祇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畱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介

附子靜和韻

墟墓興衰宗廟欵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陸按朱陸鵝湖講論雖曰無傳然即此詩推之亦可見其大槩矣蓋朱子平日

之所以爲學。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
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饜飫。
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
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
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曰古人爲學。
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
欲自去。天理自明。曰聖門之學。下學而
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
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

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曰人之所以
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
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
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
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
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
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
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
自淺以及深。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

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浸
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
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
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
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
先儒之說也。子靜平日之所以為學，曰
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故子靜於此，詆朱子云：欲知自下升高。

處真偽，先須辨。只今也。朱子嘗謂子靜
之會，俯視聖賢，聖賢之言不必盡信。先立一
本，合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
身。世周程諸公，盡廢講學，專務踐履。要人
不可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故云：却愁說到無
小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也。若易簡支離
本，何則？朱子語錄論之詳矣。爰次諸左。

語錄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

是因定省之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是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毫欠缺。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

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出入於易簡之義。蓋曰。易簡之義。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岐。今來似覺

簡易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子雲曰：以簡以易為支焉離。蓋簡易所以為支離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

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

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工，他日自然簡易

去。語錄注云：包顯道以書論此。先生面質如此。按顯道陸氏門人也。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瞳按：朱子平日辨論子靜之語，見于門人之記錄者詳矣。自吳草廬唱排之學。

者遂隨聲附和而不之察。竊嘗校諸朱子手筆之書，罔不合者。但手書約而語錄詳耳。今以可徵於手書者載之，致詳於手書者附之。然亦未遑盡輯也。有志於閑闕者，自當究夫語錄手書之大全云。

附東萊與邢邦用書

祖謙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

講貫紬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已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按東萊此書，則子靜以講貫紬繹為支離也。

與王子合書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曠按鵝湖之會不合而罷，而謂講論有

益何邪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矧其他乎

答張敬夫書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瞳按朱子此書與陸氏鵝湖會後所報南軒者鵝湖講論雖無可攷而陸氏之

閑闢錄卷第二

答陸子壽書

蒙喻及耐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况替而神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

開元錄 卷二
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主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

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公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二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

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

說，但據周禮廟用自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喻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不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餽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可深考

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
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撤几筵不聞有入
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
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
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
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
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
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
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

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
主附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遞遷穆
主附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
謾言之以見來說之未
精類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
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
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
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
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
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

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然亦不特如此。熹嘗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虚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精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熹對學主相識

曠按：淳熙四年陸氏居母喪，以書問附

禮于朱子。朱子答之如此。陸氏之從違

見朱子答葉味道書

答葉味道書

所喻既耐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常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

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不曾二耐說向嘗細考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喻却未收得必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耐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直欲於卒哭而耐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問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

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語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非也

曠按此書謂子壽乃伏其謬有負荆請罪之語子靜之薄終不謂然則其兄弟異同尚苦若是豈能責之於他人邪

語錄

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

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袞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有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

閑關錄 卷二
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入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已之說。却緣衆人皆有此說。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已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入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

瞳按。淳熙六年二月朱子在道。辭知南

閑關錄 卷二
康軍時。寓鉛山觀音寺。子壽來訪。講論如此。明年九月子壽卒。朱子祭之。曰。子辭官之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者。蓋指此及問。耐禮也。

開卷錄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
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
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
未參識，不欲劇論。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
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立之却似漸有掩覆不明
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
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
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
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

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且夕亦有人
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答傅子淵書

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
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
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穠
郁之意。荆門所謂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
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
愚所深恨也。

陽明金
卷三
答呂伯恭書

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

答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會實體於身故在已在入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

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只謂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豪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與吳茂實書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

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察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

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答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入九邪。

答曹立之書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

陽居金
卷三
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問答。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無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會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尚許來此。今賤迹旣不定。想其聞此。早嘆又未必成。

來深以爲恨也。

曠按以上七書。朱子在知南康軍時所發。聞陸氏却宜讀書講學。比舊有間而喜。又惜其不肖。翻然說破。今是昨非。猶有舊來意思也。其答擇之茂實書。非有取於陸氏。蓋責學者之失。所謂隨其病痛而箴藥之者。嘗曰子靜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會似他用工。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

笑政此意也。學者當求所謂日用工夫。深懲痛警。無此病處。精察而力行之。庶幾無負聖賢立教垂世懇切之誠云。其曰隨時立教。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者。卽他日面論所謂定本也。

祭陸子壽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存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

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

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官顧或慰。滿乎予
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
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
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漓。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
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
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
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
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
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樽。

曠按朱子與子壽交游。首末議論異同。
此文備矣。其曰極論無猜。道合志同。降
心從善。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者。指觀音
寺講論及耐禮也。後世乃以道合志同。
逆定子靜之同謬矣。子壽幸而不死。則
其同也。知可必焉。

答呂伯恭書

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
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

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為抒思始足有發明也

附原書

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

答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迹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力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附東萊撰子壽埋銘

勇於求道之時憤懣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豪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按此即所謂卒章微婉用力深處者

跋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

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
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
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
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
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語錄

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
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
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

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
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
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疊疊地去了干
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已益遠豈不
深可痛惜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
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
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
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

得多文淵堂藏書限命矣畢竟母川歸古
亦亦瞳按朱子屢稱子靜講義以警學者可
見聖賢樂善之誠大中至正無一豪彼
我之私又謂只是物亦理到之言後世
以朱子反身入德有資於此則非也竊
嘗考之朱子謂南軒義利之間豪釐之
辨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究者擴
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
南軒乃稱朱子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

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
茅無愧日休休此作在乾
淳丁亥年則朱子深察
不迷豈俟聞此而後能哉况朱子前此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亦曰珍重箇中無
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白鹿洞賦曰彼
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感興詩曰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
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垂羣居競葩藻

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附陸子靜書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若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通。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按此書未詳歲月。然其意與白鹿講義同。爰次諸後云。

閑關錄卷三

開闢金

卷三

三

開闢卷之三

見行復分如

解所也

行自也

功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同文大前卷三

辨出書本精意且然其意與口出斷差

國政考全

開闢金

官版見本

